雲上歸途

許修豪*

2008年11月，我和事務所的幾位同事，包括黃瑞明資深合夥律師、譚耀南顧問、劉偉立律師，以及所外的好友駱憶慈律師，跟著一支三、四十人的隊伍，去攀登東南亞第一高峰、位於馬來西亞沙巴的神山（Mount Kinabalu）。行前準備了幾個月，一群平日只在辦公室與法院之間走動的人，認真地練起腿力、走郊山、添購裝備。

11月13日，從海拔1866公尺的丁波隆閘門（Timpohon Gate）起登，傍晚抵達3270公尺的拉班拉達山屋（Laban Rata）。這座山屋素有「四星級山屋」之稱，在雲海之上的高度供應熱騰騰的自助餐，還可以洗個香噴噴的熱水澡，對認定爬山就是要接受幾天無緣洗澡宿命的山友言，真是非凡的福份。山屋外甚至闢了一座排球場，可以在雲海之上打球。14日凌晨兩點多起床，3點50分繫上頭燈出發；過了3668公尺的沙亞沙亞檢查站（Sayat-Sayat），樹線以上便只剩裸露的岩坡，全靠一條白色引導繩前進。5點多，月亮還懸在稜線上方；6點40天光乍現，晨曦從驢耳峰（Donkey's Ears Peak）的缺口透出；7點過後，全隊陸續站上4095公尺的羅氏峰（Low's Peak）。

這張照片攝於當日上午8點42分，是下山途中所拍。右側那座尖聳的岩峰，是神山最上鏡的南峰（South Peak）；腳下這一大片平整光滑的石板地，是約十萬年前更新世冰河磨蝕出來的花崗閃長岩高原；同行隊友沿著白繩緩緩下行，再往前，就是一望無際的雲海。按下快門的那一刻，心裡浮現的不是征服，而是人在這樣的地質時間與尺度面前，何其渺小。

旅行社安排的行程是漸入佳境，辛苦的登山行程之後，一行人轉往海邊的度假村放鬆。膽大的我第一次嘗試水肺潛水。不料同行的旅伴器材出了些狀況，教練先送上去，再回頭來找我；那十幾分鐘裡，我獨自停在水下10公尺，仰望著海平面透下的些許日光，四周深深的寂靜中，只剩自己的呼吸聲。常聽到的比喻「陷入黑暗的深淵」就是當時的現實吧。

前一天還站在4000公尺的花崗岩上俯瞰雲海，隔一天便在深海之中，享受無盡的孤獨。執業日久，時間多半被期限與案件填滿，能有這樣一趟把身體交出去攀山入海、再平安帶回來的旅程，套一句蘇東坡的詩：「茲遊奇絕冠平生」，確實畢生難忘。

*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